

人间真情

作者：赵淑敏

我的农民父亲

父亲是个农民，在腰坝种了一辈子地，对土地有极深的感情。

近几年，父亲身体不好，在巴彦浩特居住。但每年到了4月中旬，他便坚持要去腰坝，说想回去。到了腰坝农三队农田中间的石子路上，父亲就要下车。车停下来，他拄着拐杖慢慢走到刚播完种的庄稼地里，从东看到西，从南看到北，蹲下身子抓起田埂上的土，放到鼻子下闻一闻，这股土腥味才是他最喜欢的味道。他最讨厌医院里的味道。不知道父亲嘴里叨叨咕咕在说什么，我看见他竟然伸出舌头舔了舔手中的泥土。母亲说：“你爸一辈子和土地有说不完的话，和我没话说。”在父亲长达半个世纪当农民的日子里，每天早出晚归地“伺候”土地。腰坝滩风沙大，在地里劳动，闻得最多、吃得最多的就是土。闻得多了、吃得多了就成了习惯，或者

说成了一种依赖。

住在巴彦浩特钢筋水泥的楼房里，出门车水马龙，医院针头药瓶，父亲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整日穿梭在各个医院，眼神中没了光彩。到了腰坝，当他看到黄土地、闻到泥土味、尝到黄土香，眼神中竟然又有了光彩，腿上又有了力量。父亲久久站在地头不愿上车，他的背影告诉我：“我是个农民，我属于这里，我的根在这里。”

父亲于1952年出生，属龙，去年是他的本命年。父亲曾上过小学一年级，没有上二年级，直接跳级到三年级。三年级结束后，因家庭条件不好，家里需要劳动力，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父亲从此辍学在家务农，这成了父亲最大的遗憾。他常说：“我要是能把小学念完就好了。”为此，父亲不论怎么受苦都要供我们三个孩子念书。

父亲当农民50年，对待土地就像恋人。母亲常说：“你爸种庄稼是好把式，你爸种地，田平平整整方方正正，渠干干净净没有杂草。”承包给我家的地，父亲母亲种过高粱、小麦、葵花、玉米、胡麻、谷子、苜蓿、西瓜、甜瓜、黄瓜、豆角、西红柿、茄子、大豆、花生……春季整地播种，夏季除草追肥，秋天丰收晾晒，冬季浇冬水储藏。天蒙蒙亮就到了地里，夜晚月亮挂在枝头还在给农田浇水。

过去种地全靠人力。高粱熟了要把高粱秆子用镰刀砍倒，再用剪刀把高粱头一个一个剪下来，用车拉回去晾晒；玉米先得钻进玉米地把棒子一个一个掰下来，用车拉回去晾晒干了，再用两个玉米棒子互相搓，让玉米粒脱落；小麦全靠人用镰刀割，割完捆好拉到场上晾晒干了，再用石碾子将麦粒打下来；葵花也得把一个一个的葵花头砍下来

拉回去晾晒干，再拿棒子把葵花籽敲下来；西瓜熟了一个一个从地里背出去放到车上，父亲再开上三轮车，后来是四轮车，到巴彦浩特走街串巷卖……父亲就这样本本分分地种了一辈子地，和黄土地产生了离不开、断不了的情缘。

父亲农忙时都在和黄土地“谈恋爱”，稍有空闲他就帮别人家扣坯、打炕、打锅头、盖房、砌墙、挖窖等，以此挣钱补贴家用。冬天，父亲出门搞副业，过年了才回家，当他掏出一沓钞票时，母亲总是流泪。

前几天我回了腰坝一趟，发现父亲比在巴彦浩特精神好多了。我的农民父亲没吃什么特效药，他只是常常站在地头看一看绿油油的庄稼，摸一摸秀气挺拔的玉米叶子，闻一闻黄土地泥土的清香，就深深地陶醉了、满足了，就有了无穷的力量和希望。

文艺评论

作者：吕拥华

在内卷时代找寻自己内心的瓦尔登湖

——读梭罗《瓦尔登湖》有感

这两天，我断断续续读完了梭罗写的《瓦尔登湖》，合上书，瓦尔登湖的湖水仍在心中荡漾，脑海里不时浮现出瓦尔登湖的画面：孤独的木屋，平静的湖面，幽深的森林，时不时还有牛群在湖边吃草喝水。就像一幅和谐的山水画，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瓦尔登湖》是梭罗为了悼念亡兄约翰，于1845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用两年零两个月的独居生活，写下的自然与灵魂的对话，文字直击心灵、令人震撼。梭罗当时年仅28岁，他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多，仅靠简单的劳动维持生计，却收获了思想的丰盈。他远离城市的喧嚣、社交的虚伪、物质的贪婪，反而在自然与孤独中寻得自由。反观我们，常年奔波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里，为琐事纠结、为物欲狂奔，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想干什么，而这位19世纪的智者早已搭建起精神的乌托邦。

真正的富足，往往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能放下多少。这方面，我国很多

古人早已悟透，庄子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陶渊明辞官归隐，采菊东篱，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洒脱；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写了“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独处中参透禅意；李白独坐敬亭山，感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在孤独中与天地共鸣……他们放下世俗的热闹，收获了精神的辽阔。其实我们真正必需的物质少得惊人，一些被社会定义为“必需”的东西，大多是商家制造的焦虑。正如《断舍离》中所说，“我们不是因为缺少而焦虑，而是因为过剩而迷茫”。

面对纷繁的世界，很多人感到困惑，常常在选择中陷入内耗。点外卖时纠结吃什么，买衣服时犹豫选哪件，换工作时徘徊去留……心理学中的“决策疲劳”告诉我们，过度纠结会消耗大量心理能量，导致身心俱疲。曾国藩说，“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这句话在梭罗的湖畔生活中得到完美诠释。他在春日播种时，故意留出三分之一土地任野花生长；

夏日泛舟时，从不设定目的地，只随波漂流；秋日采集时，不为储藏过度劳作；冬日围炉时，用最简陋的燃料温暖身心。他始终顺应自然，保持一种最佳姿态。

孤独是生命的礼物。现代社会对“合群”的推崇，让许多人陷入“社交焦虑”。害怕被孤立，于是强迫自己参加无效聚会；担心被评价，于是隐藏真实想法去迎合他人。人们在炫耀财富、传播流言、堆砌谈资，看似热闹的社交场，实则是戴着面具的表演。梭罗这段与人群保持距离的日子，让他听见了潜鸟的欢笑、湖水的私语、松针落地的声响。这些被喧嚣遮蔽的声音，正是生命最本真的乐章。就像他自己在书中所讲，“我热爱我的独处时光，就像热爱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当我们重新审视“不合群”时，你就会发现，孤独不是被世界遗忘，而是主动筛选朋友圈。

清醒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个稀有名词。我们很多人已很久没有“真正醒来”过。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机；吃饭

的同时也要回消息；晚上失眠，还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生活节奏很快，总被推着跑。别人考证，我也得报个班；别人下班搞副业，我也不敢闲着；别人买房、换车、晒配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落后。梭罗每天清晨醒来看着小湖，觉得特别幸福，这是从内心真正苏醒。如果我们每天保留一小时不看手机的安静，拒绝一个无效的饭局，原谅自己偶尔不想努力的时刻，就能够清醒地做回自己。

当然，梭罗写《瓦尔登湖》，不是让我们都去湖畔隐居，而是教会我们一种生活态度。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宁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在追名逐利的浪潮下，坚守本真的自我。人生不过3万天，与其在琐事中斤斤计较、在迎合中失去自我、在物欲中耗尽心力，不如多给自己做减法，让自己活得更简单一些。

愿你我都能在瓦尔登湖的波光中看见自己的倒影，那是一个不被世俗定义，活得通透、自在、轻盈的灵魂。

诗风词韵

作者：达福巴依尔

父亲

威严慈祥的父亲在我心中重千斤
额头上的皱纹装满了岁月的沧桑
丝丝白发谱写他的传奇
父亲是一座温暖的高山
他的脊梁顶天立地，扛起了使命
生活繁重压弯了他挺拔的腰板
父亲的严厉呵斥指明我前行的方向
他宽厚仁慈又和蔼
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南针
远航途中的北斗星
父亲的怀抱容纳了世界
父亲的智慧撑起了希望
他的胸襟，盛得下生活的雪霜
千辛万苦没能压垮他的坚韧
他是永恒的避风港，是我奋斗的标杆
烈日风暴加深了他的肤色
刚毅的脾性从不动摇
父亲没有抱怨，更不轻易抹眼泪
默默地屹立在风雨之中
不畏惧苦难，守护幸福家园

作者：漠野

今天我们相聚

今天我们相聚
相聚在苍天般的阿拉善
这里虽然没有记载我们曾经的过去
但在这里有一个等待大家的期许

今天我们相聚
相聚在浓情如酒的阿拉善
这里的笑声牵引着我们记忆的纹路
脑海中翻卷着四十余载的画图

今天我们相聚
相聚中记起了懵懂年少的过去
课堂上老师的教诲依然在耳畔回响
回首时我们已走过人生的半途

今天我们相聚
难忘黄河岸边曾经成长的思绪
而今驼铃悠悠掠过岁月的晨曦
回荡的铃声陪伴我们寻找着心路

今天我们相聚
相聚的时光充满欢愉
充盈眼眸的泪光
见证友谊的真挚如常青藤般浓郁

今天我们相聚
相聚的欢笑蕴染斑驳的回忆
心手相牵高歌一曲
明天我们将携手同行在岁月征途

作者：邱丽芳

贺兰草原

水润有根之草
去年的雨今年的雨
绿已翻山越岭
舒展

不知名的各色花儿
摇曳着微风
悄悄低语
一只蚂蚁满头大汗
在花茎寻觅觅
紫色的花在它头顶招摇
前进
梦
触手可及

万年石头也开花了
斑斓着的黄色图案
可是它金玉其内的暗示
它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雪雨
这璀璨的黄
使它的呼吸与天地同辉

甲虫、沙蜥蜴、老鼠、蝴蝶
也是这地老天荒的一份
绿色
是丰盛亦是安宁